



文 顾汉昌(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)

所谓“黄狼天坍”，是我们家乡人设计制作的一种捕捉黄鼠狼的土装置，名字也是我们家乡人自己想出来的。最初，是因为黄鼠狼好偷鸡，我们恨黄鼠狼，于是想出办法来对付黄鼠狼。后来得知，供销社收购黄鼠狼皮，这下好了，既除了害，又可以把皮卖给国家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“黄狼天坍”实际上很简单，找一种竹子，不是很粗，但很有点弹性，搞一段，将其弯成一张弓形，再用比这粗一点的竹头，搞一段，做弓之弦，两头固定那张弓，做成了一个“D”形的竹框架，然后在上边攀上稻草绳。这稻草绳须用晚稻的稻柴搓成，有牢度，有韧性。把这稻草绳在“D”形框架上攀成一张网，可以在这“D”形框架的草绳网络上，放置相当重量的物件，一般用砖头，大约七八块砖头，就成了“黄狼天坍”的装置。

将这“黄狼天坍”安置在河滩边、坟地等黄鼠狼常去的地方。“黄狼天坍”的弓背搁置在河滩或坟地斜坡上方，弓弦一边用支架撑起来，这根支架是活络机关，上边放置食饵，



【身边人身边事】

侨眷志愿者老陈

文 郭利民(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)

2015年，梅陇镇举办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图片、藏品展。开幕直播时，失联 47 年的战友陈成洲来观展。

半世纪前我与老陈修建中巴公路，历经千难万险。胜利归国后，竟没再见过面。

这次重聚后他成了一名志愿摄像师，一千就是几年。举办人文梅陇微论坛、慰问解放军专场、妇女节专场、市民文化节非遗传专场、闵行区红五月朗诵、益梅小院综艺等公益演出，他随叫随到，扛着沉重的进口摄影机、专业三脚架、LED 灯光，站下就开机，一拍就是半天，无分文报酬，从不喊苦叫累。

2015 年，梅陇镇启动“一带一路一线”等重大工程建设，陈成洲参与拍摄，负责虹梅高架上中西路、春申路段。四年来，坚持每十天半月摄像兼拍照半天，如实记录沿线动态、保存了海量的资料。

老陈是侨眷，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工作，女婿们都欢迎他和老伴出国定居，可是，在国外住了才两个月，老陈就嚷着回国。他对太太说：“朱行老镇的清代民国老房子、两三处旧街小巷都在虹梅高架动迁范围，认准的拍摄点，不能漏掉……早点回国吧，看到挖掘机、混凝土搅拌车、听到‘隆隆’的机响声，心里才踏实呀……”

他真的回来了，一下了飞机就赶到工地，



第二天就来送片。

2016 年 7 月，市委统战部委托闵行区开展为期五天的纪念孙中山诞辰 150 周年活动，拍摄任务落实到他头上。

他带齐了拍摄设备，一早赶往虹桥高铁站。

活动内容非常丰富，沪港两地高中生祭谒孙中山陵园、参观南京日军侵华大屠杀纪念馆、体验秦淮河风光；去复旦大学聆听名教授讲“一带一路”，参观交通大学校史展；游七宝古镇后到闵行中学、七宝中学开展互动，老陈没放过一个精彩镜头。

虫，而不是鸡。老虫也不是好抓的。有时没有办法，只得用猪肉条做诱饵。但冬天猪肉条很快会冷冻、发黑、变硬，黄鼠狼不爱吃。诱饵成了一个大问题，很伤脑筋。

或许是天意，这一年冬天，在我设置“黄狼天坍”正愁用什么做诱饵时，农业社稻子脱粒，揭开稻垛，竟发现一窝小老虫。这窝小老虫，有十来只，一只只都是粉嫩光鲜，被宅基上一个叫阿狗的小孩子拿去了。我就和阿狗商量，这一窝小老虫，我志在必得，价钱从貳毛抬到伍毛，才算成交。养活这一窝小老虫，成为我那时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。我那老祖母在活着时，有眼病，常要滴眼药水。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只眼药水玻璃瓶，在这眼药水玻璃瓶里装满饭汤，后边按上橡皮塞子。每次喂小老虫时，挤一下那块橡皮塞子，瓶里的饭汤，才滴到小老虫张得很大的嘴巴里去。靠这只眼药水玻璃瓶，我喂着这一窝子小老虫，支撑了半个月，解决了我四只“黄狼天坍”的诱饵。

那一年，我抓捕到六只黄鼠狼，创下记录。用“黄狼天坍”抓捕到的黄鼠狼，皮毛完好无损，卖得出价钱。那一年，我卖黄鼠狼，得到三十来元钱。穷家小民，过个年，不成问题了。

文 丁黎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有部电视剧《归去来》，描绘的是几位青年的别样芳华。剧中，主人公反复吟诵着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”而我自己，从青春年代到半个个人生过去的沧桑，也一直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作选择。

1950年代末，我曾是长宁区一个工业系统共青团行业总支的干部，带队组织一批共青团员和青年在大办农业、支援农业的活动中，到过当年闵行区边角落的一个农村去学农和支农。大家自晨至暮，笑声喧哗。因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个个干劲冲天、异常欢乐。在完成任务的晚霞中返回后，就把那个地方淡忘了。

那是大跃进时期，在稻谷丰收在望的秋天，十月艳阳照彻大地。我带队的卡车开出北新泾闹市一直往西，公路两边是一片农户。到达一个小镇，只见四周都是浓烈的紫薇，姹紫艳红的花丛令人印象很深，整个田野黄澄澄一片，满眼是醉人的待收割稻谷的清香。

坐在车上的我心旌激荡，请人拍了张照片，等到走在开镰的时光，又拍了两张。这几张照片我一直带着身边，历经半个世纪，记录着我美好青春的缩影。

几年后，我响应党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号召，举家支援四川内地建设。在大西南坡地上建设的陋房里过了三十年，直到两鬓灰白，退休后叶落归根，寻找落户居地时，我拿出藏着的几张褪色的老照片，到处去问那究竟是闵行什么地方。当时我内心灼热，真有些像《归去来》中吟着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？”一路问讯，终于巧遇一位热心大姐，她说好像是阿拉闵行角落的诸翟。

1996年，我成为“新闵行人”，也是“新华漕人”。不久，我结识了诸翟镇文化中心的老师，拿出我珍藏的两张旧照片，几位老师辨别了旧房的檐角，都说我当时支农的地方是陈家角，现在的一半建造了别墅群，一半的地坪是待建的大润发大卖场。

两张旧照被区图书馆馆长张乃清老师鉴定，编进华漕镇历史文化图志《走进紫隄》一书中。当初诸翟原名叫紫堤，新世纪把诸翟、华漕、纪王三镇合并行政镇为华漕镇。真想象不到，我与闵行区、华漕镇有这样巧妙的缘分。

如今我真的实现了“归去来，美丽田园，胡不归”的夙愿，来闵行华漕镇落户，一恍惚已有二十多年了。眼见新华漕变化的步子突飞猛进，变成了美丽的宜居家园。

在这块宝地上，我历经了闵行区大虹桥交通枢纽、世博会的两大动迁，又亲眼目睹新虹街道的兴建，华漕已成为上海近郊的卫星城镇，上海多少巨大的发展建设项目都向西移，国际医疗中心在这里耸立，华山医院分院已在这里开业，虹桥商务区引起世界五百强的注目，华翔路畔建造八条新马路直达商务区，许多新建的通道几分钟直达华漕，华漕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。

我深深感觉到，青春芳华年代我选择这里支援农业，是随缘的福分；退休以后我选定这里贻养天年，更是我的随缘的福分。

现今我已耄耋高龄，和老伴迎来了金婚 55 周年佳期。我始终是闵行的女儿，我每时每刻都热爱我的母亲，热爱闵行的一切。我曾经采访过文学大师巴金老人，他 88 岁时对我说过：“只要我手不颤抖，眼睛能看，我会永远拿起笔来歌颂祖国的新事物。”我要向巴老一样，只要自己能生活一天，就会用笔来宣传华漕镇的新时代、新作为和新篇章。我更要高声呼喊：“归去来，胡不归，闵行有我最美的家园！”

归去来
闵行有我最美的家园

征稿启事

凝心聚力促和谐,同心共筑中国梦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:统战时评、学习感悟、人物新风、典故新知、诗词漫画、摄影作品……

要求:聚焦统战、文风清新、励志走心,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,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。一路走来,感谢有你相伴!

来信请寄: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《闵行统战》报收 邮箱:18121119559@163.com

